

中国足服起源的再研究

邵晓焯, 凌雅丽, 李 斌, 钟安华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 武汉 430073)

摘要: [研究意义] 足服起源问题是服饰文化研究领域中极易忽视的问题之一。 [研究方法] 文章将古汉字字源学、人类进化化学二维融合对足服起源及发展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研究。 [研究结果与结论] 研究表明: ① 足服的出现本质上是古人类社会劳动力与生产工具发展的重要成果, 在三皇五帝时期已经具有多种材质和形制; ② 足服是古人类生存与争夺资源的辅助工具, 其最初材料为皮制, 早期形制为类靴型, 并且随着古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了特殊的文化含义与礼制象征; ③ 推测出足服出现下限时间在距今 4 万年至 2 万 6 千年期间, 其出现不但是古人类进化的内在需要, 更是对自然环境适应的一种外在调节。

关键词: 足服; 起源; 再研究; 古汉字; 进化

中图分类号: TS943.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4131-(2020)01-0008-09

A Further Study on the Origin of Chinese Shoes

SHAO Xiao-xuan, LING Ya-li, LI Bin, ZHONG An-hua

(School of Fash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The origin of shoes is one of the most neglected issues in the field of clothing culture. This paper made an in-depth study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sho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cient Chinese etymology and human evolution. It found that the appearance of shoes represente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labor force and production tools in essence and shoes had a variety of materials and shapes in the Three Sovereigns and Five Emperors period. It also found that shoes were an auxiliary tool for ancient humans to survive and compete for resources. Originally made of leather, shoes were shaped like boots in the early stag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human society, special cultural meanings and ritual symbols about shoes appeared. It is speculated that the earliest shoes appeared between 40,000 and 26,000 years ago. And the appearance of shoes is not only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 of ancient human evolution, but also an external adjustment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shoes; origin; restudy;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evolution

足服, 穿在脚上的服饰。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 古曰屨, 今曰履; 古曰履, 今曰鞮(鞋)。名之随时不同者也。《易》《诗》《礼》《春秋传》《孟子》皆言屨, 不言履; 周末诸子, 汉人书乃言履。《诗》《易》凡三履, 皆谓践也。然则履本训践, 后以为履名, 古今语异耳^[1]。笔者通过查阅众多材料发现“屨”是上古时代就开始的称法, 在有“鞋”

“履”“屨”称谓的更早前, 足服已经出现, 并逐步发展。关于足服起源的学说, 学术界主要的观点有保护说、保暖说、礼制和身份说。然而这些观点大都未深入而系统地进行研究, 对足服起源的时间、足服最初的形制、足服的出现与发展研究存在某些片面或不合理的地方。笔者在常规研究路线的基础上进行再研究, 并结合古汉字字源、人类进化进行推测演绎, 推测出足服最初的形式与出现的下限时间, 论证了足服的保护起源及其在早期起到了工具作用, 并进一步对足服起源及其发展背后的动力与根本原因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从而填补足服起源的部分基础材料, 让相关研究以新的视角了解鞋履的前身, 为后期进行足服起

收稿日期: 2019-09-06; 修回日期: 2019-10-2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15YJCZH085)

作者简介: 邵晓焯, 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硕士研究生。通信作者: 钟安华, 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源与发展的研究提供更有力的辅助材料。

1 足服起源研究现状的不足

目前足服起源常规研究路线主要有文献学、考古学研究路线。笔者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发现关于足服起源的说明资料并不多,而且部分材料对足服起源的研究存在争议,其对足服起源的时间、足服最初的形制、足服的出现与发展研究存在某些片面或不合理的地方。而关于足服的出现时间与最初的形制,并没有统一而清晰的说法,部分观点甚至存在时间矛盾、内容漏洞、缺乏合理性等问题。

1.1 文献学研究观点存在的不足

文献学是一门通过对文献的搜集、整理、归纳等总结出规律并运用于某个领域的研究,可以分为历史文献和古典文献。中国保存着成千上万的古文献,笔者总结其中与鞋履起源有关的文献资料,发现这些文献资料中主要包括鞋履起源保护说和保暖说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足服起源于黄帝时期。根据《靴鞋行孙祖殿碑》记载:“盖闻盘古治世立民,以至天地黄均赤足而行。”自盘古立世以来,古人类都是赤脚的,“举步维艰,动必择路”说明当时地面路崎岖难走,给人们带来诸多不便和痛苦,“迨我黄帝,睹人民之困苦”说明足服产生的原因是黄帝发现了人们走得艰难困苦,进而“始创造屨履,借作护足之需”,足服的创造者就是黄帝,其以屨为履。屨指的是用木质材料做的鞋,所以该观点认为足服最初的形制是木质的,足服的出现改变了人们赤脚的状态,对古人类的脚进行了保护。与此观点不同的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在旧石器时的古人类已经出现了足服,最早使用的材料为动物的皮、植物的茎。据《礼记·礼运篇》中“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也许是本能地为了保护脚部不受伤害,旧石器的古人类学会了用动、植物的皮或茎来裹脚,形成了人类鞋的雏形^[2]。另外沈从文提出了保暖说,最初的足服是由兽皮制成的。在经历了“不织不衣”“禽兽之皮足衣也”的时代,人们逐渐学会利用骨针和骨锥将狩猎得来的兽皮缝制成“鞋”,因其质地坚韧耐磨,可防寒保暖^[3]。以

上观点无论是起源时间还是最初形制都存在着不小的差异。

从足服起源时间来看,以上两种观点存在巨大的差别。第一种观点认为足服出现在黄帝时期。从历史学范畴,黄帝、大禹是我们神话传说中的人物。黄帝生存于上古阶段三皇五帝时期。第二种观点认为旧石器时的古人类已经出现了足服,该观点存在一定的可能性,但是文献记载有限,无法得到有力的证明。从足服最初形制来看,这两种观点也是存在明显的分歧。第一种观点认为足服最初形制是屨履,而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足服最初形制是以动物皮或植物茎裹脚。商周后期关于足服形制的文献记载很多,足服在商周后各个时期因材质或穿者身份不同有了许多的特指名称。在商代记载的足服形制有“鞮”“屨”“履”等。《说文·革部》中提到“鞮,革履也。”“履”在上古时代是鞋子的通称,“屨”“屨”有个大体的分工,即丝帛制作的有底、帮、缘边的鞋子称“屨”,麻、草编的鞋称“屨”。因为《方言·四》:“丝作之者谓屨”,《玉篇》:“屨,履属,麻作谓之屨。”^[1]然而对于足服的最初形制,文献的记载还是存在着内容记载不全面的缺陷。

1.2 考古学研究观点存在的不足

考古学是根据古人类遗留的活动轨迹与遗物进行的一门研究。但由于目前科学技术有限,有许多遗迹、遗物未能发现,且部分被发现的遗迹或遗物有时未能很好保留或保存,造成部分材料的缺失,使得一些材料未能系统地、完整地收集与揭示出来。

对于足服的材料而言,无论是动物皮还是植物茎,两者都是不易保存的材料,所以要找到足服最早的古物,存在很大的难度。局限于当前考古物的发现,我们更多是从考古角度对足服起源进行时间追溯,从而验证某些推测。

根据考古发现,在旧石器时代(距今250,000~10,000年前)的晚期智人已经掌握了用兽骨制作骨针、骨锥等工具。比如1963年,于山西朔县县城西北的峙峪村附近,发现了一处距今29,000年左右的原始人类遗址,在遗址中发现一件残缺一半的石制装饰品,该装饰品的中部曾经钻有一孔,侧面及边缘都经过了磨制^[4]。这说

明在距今 29,000 年左右,晚期智人极有可能已经使用石针进行制作服饰了。根据石针的发现,笔者推测鞋履起源的下限应远不晚于 29,000 年以前。

由于原始足服文物的缺失,我们无法直接知道鞋履起源的准确时间,只能对起源的下限时间进行推测。另外,在当前的足服起源中,结合已有考古文物对足服进行深度研究的很少。

2 文献学研究观点的再认识

文献学关于上古阶段前的足服记录有所缺失,其中更多的是对夏商及往后时期鞋履的记载。

上古阶段即文字记载出现以前的历史时代,关于这时期文献材料有限,对于足服起源于黄帝的观点,笔者认为有托古之嫌。我国三皇五帝时期大致是公元前 3000~公元前 2100 年间(距今约 4000~5000 年前)。根据考古学划分,该时期属于铜石并用时期,当时主要有石器工具,但出现了冷锻、冶铸两种技术,已经有铜器制品。这可以说明在当时社会生产力具有突破性发展,原始人类应该已经具有相当不错的工艺技术,从而推测当时的人具备制鞋的能力是很有可能。韩非在《五蠹第四十九》中讨论到“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另有《史记》十二本纪中的五帝本纪记载:“遍告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即舜帝到各处去宣讲治国之理,治理之道,了解他们的民情,考察他们的功绩,并依据功绩赏赐车马与服饰。能够以服饰奖赏,则说明当时的服饰生产相对富足,其制作应该有一定规模,可能已经具有相当不错的水平了。从而笔者推测,在黄帝时期,履的形制已经存在了,而鞋履起源时间与最早的形制有待进一步考究。

笔者认为之所以尊黄帝为鞋履的鼻祖,一则可能是出于对黄帝的一种敬仰之情,也有托古之嫌;二则可能是因为传说黄帝之妻嫫祖养蚕取丝对纺织服饰贡献带来的关联影响。笔者认为三皇五帝时期我国的鞋履不但已经产生了,还可能已经具有了较完善制作的体系。

商周时期,我国奴隶社会制度高度发展,在这一时期,足服不但有了文化内涵,更是出现了

身份等级区分情况,此时鞋统称作“屨”,并且设有专门主管鞋履的官员,称为“履人”。《周礼·天官冢宰·叙官》:履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履人,主要由两个下士负责担任,手下有一个府官,一个史官,八个工匠,四个学徒,一共十六个人组成一个专门负责鞋履的部门。“衣服所以表贵贱,施章乃服明上下”,奴隶主与奴隶的阶层等级观念在衣冠鞋履中明显形成^[5]。《礼记·月令》:乃命司服,具饬衣裳,文绣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长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带有常。命令妇官将丝帛染成彩色,染的各种颜色和花纹,无论是黑黄苍赤,还是脯黻文章,都要严格地遵循过去的成法,不许有一点差错。这样一来,染出的成品,件件合格,不敢欺骗作假。染好的丝帛,用来供给制作祭天祭祖的祭服,用来制作各种旗子和各种名号的标志,用来区别贵贱等级的不同^[6]。《周礼·天官冢宰·典妇功/夏采》: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褙衣、揄狄、阙狄、鞠衣、展衣、缘衣、素纱。

通过以上古典文献记载,我们不难发现,到了周代,不但有专门掌管服饰鞋履的官员“司服”,并且进一步体现了服饰制度的身份等级。《宋书·志·卷十八》:“上古寝处皮毛,未有制度……周监二代,典制详密,故弁师掌六冕,司服掌六服,设拟等差,各有其序。”上古时期人居住在洞穴之中,生活在野外,用树叶兽皮遮蔽身体,还没有冠服制度……周借鉴夏代、商代,典章制度详尽严密,所以有弁师掌理六冕,司服掌理六服,设立等级差别,各有一定的次序。可见自夏商代开始,在帽子、服装、鞋子、配饰等方面已经体现了礼制,以严格的等级划分区别穿着者的身份高低。

另外,根据《后汉书·志·五行一》:“延熹中,京都长者皆著木屨;妇女始嫁,至作漆画五采为系。”可知,在汉代,木屨受到达官贵人的青睐,妇女在嫁人时穿着木屨,并以鲜艳的彩色带子作为系带,从而我们不难看出,在当时木屨是一个重要的身份象征与隆重庆典时刻的一个礼仪的文化符号。

3 考古学研究观点的再认识

3.1 上古时期已经存在多种足服形制

根据考古文献,1974年于贵州兴义顶效乡猫猫山东侧的岩厦内,发现距今14,000年左右的原始人类遗址中有数量较多的骨角器,包括骨椎、骨刀、角铲等。这些考古文物充分且明确说明晚期智人延续使用了打磨制作技术,完全掌握了摩擦改变物体形状的原理,提高了工具的使用性能,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探索生产工具的高效改造。

1989年在浙江省慈湖遗址发现了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时期的木板鞋(图1),上面有五个洞:前部一个,中间和后部各有两个孔洞,考古学家运用C15测定



左边为良渚文化时期的木板鞋古物,右边为笔者根据该木板鞋绘制的复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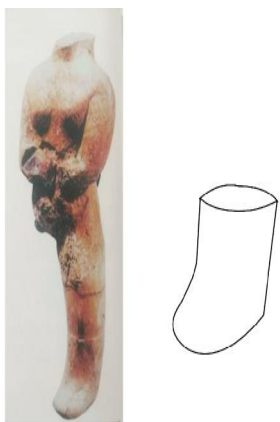
图1 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木板鞋^[5]
Fig.1 Wooden shoes unearthed from Liangzhu Culture Relic^[5]

为5365年±135年前的古人遗物。笔者推测,该古物是屨的早期形制,这可以充分说明在黄帝时期确实已经存在了屨履的形制,屨履出现的下限时间应该不晚于新石器时代。

基于新石器后期,已经是金石并用时期,冶炼技术已经出现,纺织业应该也会同步发展,那么在新石器时代与夏商之间的铜石并用时期,其社会生产力与纺织手工制造业极有可能又进一步发展了,故而笔者推测当时鞋子的形态并不单一,其工艺水平可能

已经相当不错,主要有各种毛皮材料的靴和植物材料的平底鞋,鞋子的形态也不尽相同,鞋履的制做可能相当普遍了。

黄帝时期皮靴已经存在多种样式。据考古记载,考古学者在红山文化时期(距今约6,000年)的遗址出土了一个陶人(图2),它脚穿中筒



左边为红山时期陶人及其所穿的中筒靴,右边为笔者参考其靴所绘制的复原图

图2 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中筒靴^[7]
Fig.2 Middle boot unearthed from Hongshan Culture Relic^[7]

靴^[7]。无独有偶,20世纪初在辽宁省凌原牛河梁红山文化(距今约5,500年)遗址中,发现了一件高不过10cm的裸胸少女红陶塑像。这件少女红陶塑左腿完好,脚穿短筒的皮靴^[28]。此外,在新疆温泉县阿尔卡特草原发现一尊高2m的石人像(距今约5,000年),它穿着宽厚的翻领大衣,束腰带,脚上穿着高筒的皮靴^[8]。夏朝时期出土的睡美人脚穿中统羊皮靴(距今3,900±95年,图3)^{[7]6},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靴子的穿着可能较为普遍。从而笔者推测,在该时期鞋子应该确实具有了成型的样式,并且不止一种。这时期的中筒靴、短筒靴、高筒靴等都是较为简单的,在后期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基本鞋型

图3 夏朝睡美人的羊皮靴复原图^{[7]6}

Fig.3 Restoration of Sleeping Beauty's sheepskin boots during The Xia Dynasty^{[7]6}

黄帝时期平底鞋已经出现。距今较早的有1980年穆舜英于新疆罗布泊西北岸发掘出一具女性干尸,始称“楼兰美女”,是目前为止新疆出土古尸最早的一具(距今约4,000多年)^[9]。她脚穿的鞋子(图4)采用的是也是毛皮面料,类似现今的高邦皮靴,并且是邦底分离的样式。平底鞋的考古物也出土不少。马家窑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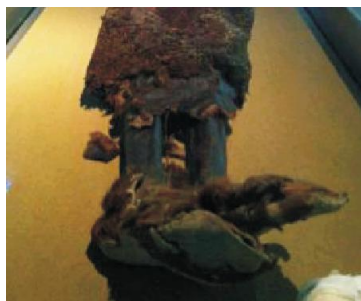


图4 新疆罗布泊西北岸出土的“楼兰美女”的高帮皮靴

Fig.4 Gaobang leather boots of 'Loulan Beauty' on the Northwest Coast of Lop Nur, Xinji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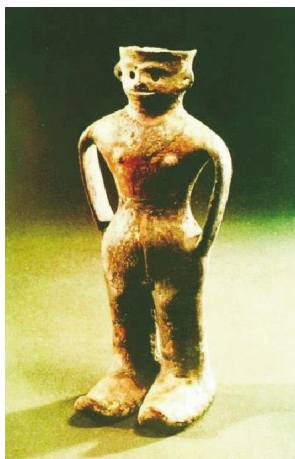


图5 四坝文化遗址出土人形陶罐中的平底鞋

Fig.5 Flat shoes of earthenware pot unearthed from the Siba Culture Relic

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在1973年青海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马家窑文化(距今约5,000~5,800年)的陶器中,有一件陶俑脚穿鞋尖上翘的鞋子。另外在甘肃玉门火烧沟出土的四坝文化(距今约4,000多年)中有一彩陶人形壶(图5),该人形壶为一裸胸女子,她所穿的鞋也是平底尖头大鞋,鞋头尖深而上翘。平底鞋形与皮靴

是完全不同的形态,而且由出土的陶物,我们可以发现平底鞋其鞋型非常具有特色。该彩陶人是4,000多年前的古物,她所穿的鞋形反映的是4,000多年前的人所穿着的状态,该平底鞋的鞋尖上翘,鞋面宽扁,鞋子造型很大,类似船形。即使当时的工艺技术和生产水平很不错,其制作鞋子的材料也是有限的,而且不可能会有现今的制作鞋楦,定模固型的先进技术。故而要做出鞋尖上翘,宽平深长而不变型的鞋子,很有可能是通过足服的制材达到足服外形的上翘立挺效果。这样的鞋子一般要求所用材料本身具有一定的硬度,综合当时的材质状态,笔者认为该鞋所用材料是木材,即该彩陶人穿的是木制的船形鞋。

综上所述,通过对考古出土物较完整、较系统地串联分析,笔者认为在上古时期(三皇五帝时期)不但已经具有多种制鞋方式,制鞋的材料主要有木质材料与皮革,而且鞋子的形制已经呈现多样性,比如皮靴类、平底鞋类、木屐类等,皮靴类至少有短筒靴、中筒靴、高筒靴,平底鞋类至少有船形鞋、尖头型、鞋头上翘型等。

3.2 帮底分离式足服是古人类的劳动智慧表现

足服的痕迹记载了历史的发展,定格每一段生活长廊中的片段,足服的形制、材质与工艺进一步陈述当时的生活环境、社会生产力、工艺技

术与社会发展状态。

红山文化遗址(距今约5,500年)中的裸胸少女红陶塑像,她脚穿短筒皮靴,靴形清晰,然而并没有底部。新疆出土的“楼兰美女”(距今约4,000多年)所穿的靴子(图4),毛皮外翻,由靴统和鞋底两部分组成,虽然制作简单,但鞋底有很明显的线缝,靴面和底用线缝接。从这些鞋履文物中不难发现,当时人们懂得靴统和鞋底分离,并采用不同材料。由此可知原始社会的人类在制鞋时有意或无意中运用了摩擦原理,他们可能已经掌握了制鞋中基本的帮底配合知识,选择不同牢度的皮制成帮和底。

显然这不只是一点小差异,帮底分离是鞋子发展的一个关键转折,更是原始人类实践发展的一大见证,反映了原始人类在长期劳动实践中积累的智慧,是一大创举。

人类在30,000年前就已熟知刃口锋利、平面稳定、握持端须趁手和不伤手等形态。而这一制作过程就是在精准目标形态下的加工^[10]。而猿人时期,已经有了石器打磨技术,这是猿人主动性的运用摩擦原理,即通过摩擦改变石器的物理状态成为工具的加工方法。在长期的行走奔跑等活动中,原始人类的脚部承受力度不断被加强,摩擦强度有所增强。应对这种状况,原始人类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但随着原始人类的劳动实践积累与智慧的增长,这种被动的状态迟早是会被发现与改变的,增加鞋底厚度便是其中最大突破点,帮底分离式足服便是他们突破的关键一步。帮底分离并采用不同牢度的皮制鞋的方式是无意而为还是当时普遍的行为呢?熟悉某种范式的观察者与一般的观察者有所不同,他可以在人们熟悉的事物中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东西^[11]。笔者认为,帮底分离并加以不同厚度的制鞋方式是部分善于思考的手工劳动者在长期实践下的一个创举,即当时某些智者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偶然发现应对摩擦而对足服进行的必然改造,并推广给大众。

故有如下推测:一者,当时的手工制作水平相当不错,在制鞋技术方面有所突破。鞋子早已从原始鞋形态升级为较为高级的帮底分离形态。二者,鞋子的形态与制鞋材料的不同可能是由于

所处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气候环境不同等差异造成的。三者,铜石并用时期,原始人类由于劳动经验与体质不同而出现了能力水平与等级划分。四者,鞋履在该时期可能出现了身份等级与文化内涵。

4 古汉字字源学角度的分析

笔者认为通过对与“足”有关的古汉字进行字源分析,可以辅助深入研究鞋履的起源意义,获取更多鞋履起源的信息。从商代(约公元前1,600年开始)到秦代(公元前207年结束)使用的汉字都称为古汉字,包括甲骨文、金文、篆文这些象形表意文字,因其保留了象形特征,可以溯源这时期的文化,从而找到起源的新信息^[12]。

在中国古代造字的“四体二用”之说中,象形、指事、会意能够反映造字的根本意图,尤其是甲骨文、金文、篆体中都有深刻的反映^[13]。由表1,我们不难发现,在早期,脚是行军打战的重要肢

体,从而保护好脚,甚至在脚上做些措施都有可能更利于取得战争的胜利。在原始社会中,部落间进行物资与土地的争夺,避免不了战争。在这样的基础上,鞋履的出现与存在似乎是很合理与必要的。

进一步分析与鞋履相关的古汉字(表2),我们发现,鞋履最初的材料应该是皮革。

笔者在对古汉字的“革”进行分析后,发现革早期确实和动物有关系,它强调用手对动物的皮毛进行处理。金文𠄎(革)是用手处理动物的动作或状态的象形。𠄎是“克”的变形,而“克”是“剋”的本字。甲骨文𠄎(克)在造字本义上是指古人杀人剔肉祭天,以消除巨大的天灾。蜷缩着的被祭天的受害者(𠄎即“人”𠄎的变形)在被剥皮时痛苦大叫(𠄎(张着大口惨叫)的象形记载。以此类推,我们可以理解动物在被扒皮剔肉时惨叫的状态。而且革还强调在这一过程中人手持工具(𠄎双手),

表1 与“足”有关的古汉字字源分析

Tab.1 Source analysis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related to ‘足’

现代汉字	最早字源	字形分解	造字本义
足	𠄎 (甲骨文)	口(口,村邑或部落)+𠄎(止,行军),表示军队归邑	动词,出征得胜,凯旋归邑。名词,腿、趾构成的脚
征(正)	𠄎 (甲骨文)	口(口,城邑、方国)+𠄎(止,即“趾”,借代行军),表示行军征战,讨伐不义之地	动词,中央朝廷派兵长途行军,讨伐不义之地
赴	𠄎 (金文)	走(走,奔跑,冲锋)+𠄎(支,持杖击打),表示手持器械冲向战场拼杀	动词,持械的士卒奋不顾身冲锋陷阵
践	𠄎 (篆文)	足(足,征伐)+𠄎(戔,戈戟相加,武力相残),表示武力征伐	动词,武力征伐,残杀虐待

表2 与鞋履相关的古汉字字源分析

Fig.2 Analysis on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related to shoes

现代汉字	最早字源	字形分解	造字本义
革	𠄎 (金文)	𠄎(是“克”的变形)+𠄎(双手),表示手持工具除去兽皮上的兽毛	动词,持刀剔除兽皮的兽毛
履	𠄎 (金文)	足(足,行走)+𠄎(页,头,代表思虑、职责),表示前往就任	动词,穿着船形鞋上任
鞞	𠄎 (篆文)	𠄎(突出双手形状)+𠄎(宣,粮仓,代财物)	(鞞)柔革也。柔当作鞞
屐	𠄎 (篆文)	足(足,脚)+尸(尸,人)+𠄎(行,出行)+𠄎(支,支撑、承垫),表示出行时用来承垫脚板的东西	名词,保护脚板,有助于越野登山的鞋子,即古代的“运动鞋”

对动物进行剋的动作。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原始人类已经懂得运用工具对兽皮进行加工处理,兽皮应该是鞋履制作最早使用的材料。

另外,鞣(鞣)是原始社会时期对兽皮处理相关的文字之一。𧰨(指粮仓,代财物),在原始社会时期没有货币,打的猎物与采摘的果实等相当于是他们的财物。金文𠄎(突出双手形状)𠄎,用手𠄎将整下来的兽皮进行鞣制、敲打、晾晒,并做成衣服或足服。在后期,足服发展,鞋履出现了身份等级与文化意义,金文𠄎(履)中,𠄎指有身份、有职责的人,穿着船形鞋去就任。此时的船形鞋是一个代表身份符号的工具,说明鞋履在当时发展出了阶层等级的意义,具有特殊的文化含义。在考古文物中,也有出土过许多穿着鞋形的陶器、陶偶等,说明以鞋履区分身份等级的现象可能较为普遍了。篆文是在金文后面出现的一种文字,篆文𠄎(屐),用木块垫置于脚底,对脚板保护作用,这说明原始阶段除了兽皮鞋之外,还有木质材料的鞋履,同时以木块垫脚对脚板进行保护的观点与神话学中鞋履起源保护说有相通之处,从而对保护说起到了辅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木质形制的鞋履出现在皮制鞋履后面。

5 人类进化学角度的分析

每个事物的出现都有其合理性,鞋履的出现,是人类进化的需要,而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内外环境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笔者通过人类进化学角度对始祖鞋履——足服起源进行分析,认为鞋履的出现其本质是古人类进化中对环境的一种适应。

5.1 人类进化是鞋履起源的内在本质因素

事物的发展离不开事物本质的改变,内部的变化能从根本上影响事物的发展趋势。人体人类学者埃里克·特林考斯(Erik Trinkaus)推断,人类在距今 40,000~26,000 年的这段时期内就开始穿鞋了。他指出,在这段时期内人类脚趾的厚度开始明显变薄,这也许就意味着此时人类由于穿鞋导致脚趾被限制生长而变短变薄^[14]。这显然是埃里克·特林考斯在有鞋履基础上,对脚趾厚度变薄的一种反推与假设。在他看来,原始人类先有了鞋子,才有了脚趾的变化,存在一定的辉格史观(以今观古)。

笔者对埃里克·特林考斯的观点持有不同看法。根据达尔文的观点,变化是由适应和调节带来的。笔者认为原始人类的脚趾变化并不是为了适应鞋履,发生了调节。而是由于原始人类的生存环境、气候地质、饮食习惯、生活与劳动方式等变化带来的进化。根据北京猿人(距今 700,000~200,000 年前)遗址出土的原始人类化石分析发现,数 100,000 年间,原始人类逐渐显现现代人的体貌特征,高等灵长目动物身上的体貌特征在消失或减弱,其根本原因在于原始人类所从事的劳动与工具制作需要大脑思维活动与肢体合作,这促进人脑器官、肢体及体貌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而脚趾厚度变薄只是其中一个表现。在中华大地上,距今 1800,000 万年前的巫山人已进化为直立行走,完成了由猿到人的进步^[15]。生活在 40,000~10,000 年前的晚期智人,其体质特征与现代人类已没有多大差别^[16]。原始人类人完成直立行走的转变,脚就承受了人体的所有重量,面对复杂的地质环境,保护脚部成了一种需要。这一过程中,出于人体对环境的一种适应和调节,于是有了后期足服的出现。根据《经义述闻·墨子第一》:“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笔者认为早期的鞋履应该用动物的皮毛裹着脚,以草索为系带的足服形式。

故而笔者有两点大胆推测:一则,40,000~26,000 年间原始人类已经出现保护脚的“足服”,即早期的鞋履。在 20,000 多年前的石器时期,人类学会了简单的缝制,人类这种划时代的创作首先改进了“裹足皮”的鞋型^[17]。鞋履起源的上限时间应该不晚于旧石器的古人(早期智人)时期(距今 300,000~50,000 年)。二则,原始人类进化促使脚部构造变化,进化过程中脚趾变薄,为适应环境,更好地生存,产生保护脚的需求,而生产工具的使用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足服的出现提供了物资基础。足服在保护脚的时候反作用于脚,进一步促进脚的变化。

5.2 地质气候变化是鞋履起源的外在刺激因素

人类生存的外部环境是动态的,从而要求人类具备适应能力,并在变化中保持一定的平衡,足服的出现与发展是原始人类在外部环境相处中的平衡物之一。

地理环境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今天的地理环境并非自古就是如此的,而是过去的地理环境长期发展变化的结果^[9]。智人阶段,处于第四纪冰河期,智人的体毛已逐渐退化,这时期的智人体质和现代人的差别不太大,那么他们面对寒冷的冰河期气候,需要更充分的身体保暖,这时脚部保暖就变的更重要了。现今生活在北美的爱斯基摩人依然保持着原始的狩猎部落,直到19世纪,他们还在用石器,着兽皮,生活状态及服饰相当于人类社会上的新石器时代,而他们脚上穿的是用兽皮制作的“摺脸鞋”。这佐证了人类原始的成型鞋饰的形制,同时也说明气候是促使鞋履出现于发展的外在因素之一。

在远古时期,原始人类面对的地理环境可能更为恶劣。基于地理环境是社会物质生产和生活必要的和经常的条件之一,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存在着受制于地理环境的一面。所以原始人类在过去可能为了寻找更合适的生存环境,会出现一次次的规模性的迁移和重新定居。在我国原始人类的遗址和遗迹遍布各地,其中主要分布在辽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雅鲁藏布江等江河流域,云贵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以及台湾、新疆等广域的地区(图6)。笔者根据原始人类在猿人阶段、古人阶段、新人阶段代表性的人类遗址(图7)分布进行分析,发现这三阶段的原始人都存在流动性迁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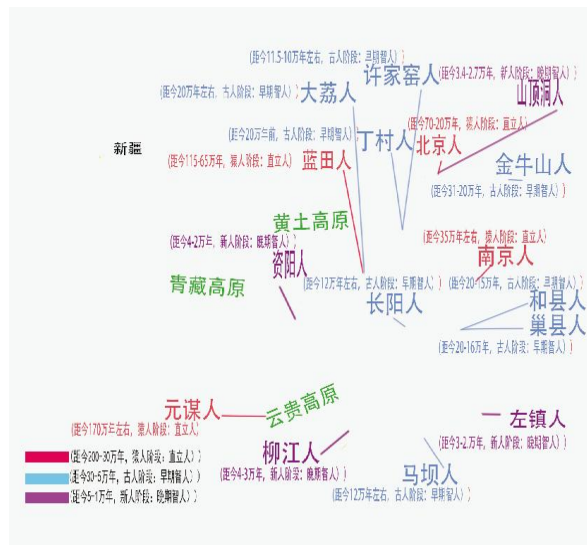


图6 各阶段代表性原始人类分布区域图(笔者自绘)

Fig.6 Representative distribution area of hominids at each st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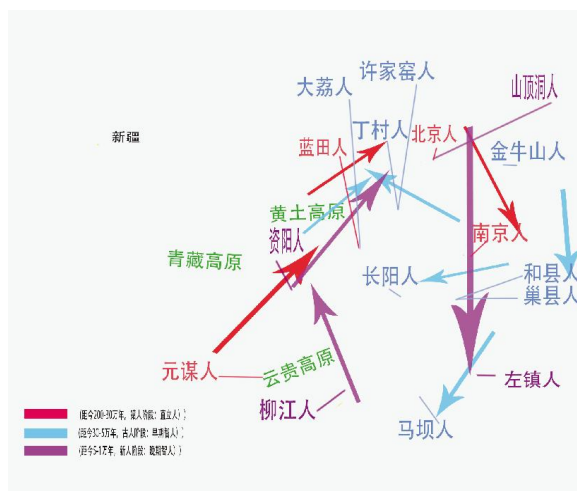


图7 各阶段代表性原始人类分布流动图(笔者自绘)

Fig.7 Distribution and flow diagram of representative hominids at each stage

主要呈现往北迁移,而后沿海迁移的规律,在这样的长途迁移中,原始人类难免也会对足部进行保护。所以笔者认为,地质变化、环境迁移也是促使足服出现与发展的外在因素之一。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鞋履是原始人类进化中的重要工具,它体现了原始人类的智慧,不但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工具发展的产物,更是原始人类对自身变化与环境适应的一个桥梁。

6 结语

针对中国足服起源的研究,文献学、考古学研究路线都存在不足之处,笔者通过在常规研究路线上进行再研究,并结合古汉字字源学、人类进化学两个研究路线拓展了新的结论,发现不同的研究路线在内容上可以互相补充说明或者进一步辅助佐证。从整体分析,文献学研究路线在足服起源时间上存在分歧,但对足服起源的动机上观点合理,而且该研究路线侧重于研究足服形制发展的等级区分与文化内涵。基于考古文物有限的状态,考古学研究路线对足服起源的上限时间与足服起源的动机陈述相对苍白无力。而笔者认为,在此两条研究路线基础上,将古汉字字源学与古人类进化学研究路线融入中国足服起源的研究中,一则能形象有力地说明足服起源的保护、保暖动机;二则通过推测演绎,得出鞋履起源的下限时间,进一步证明足服与社会生产力、生产工具发展、人类进化、气候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关系;三则有效地说明了后期足服发展的等级划

分与文化意义。基于以上路线的综合分析,笔者支持足服作为古人类劳动实践中的智慧结晶,起源于保护、保暖的观点,而足服最早的形制应为兽皮做的裹脚式足服,并在一段时间里是帮助古人类争夺生存资源的有力工具。而后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更多生产工具的使用,足服出现了木质材料与其他形制,并在后期的奴隶部落、封建国家社会中出现了等级与文化符号的表征。

参考文献:

- [1]王功龙.中国古代的鞋及其称谓[J].文化学刊,2007(6):178-192.
WANG Gong-long. Shoes of Ancient Chinese and their Appellation[J]. Culture Journal, 2007(6):178-192.
- [2]周莹.中国古代鞋履风尚变迁史研究[J].丝绸,2012(10):70-76.
ZHOU Ying. Research on transformation history of Chinese ancient shoes fashion [J]. Journal of Silk, 2012(10):70-76.
- [3]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CHEN Cong-wen. A Study on Clothing of Ancient China [M]. Shanghai: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Shanghai Book-store Press, 2002.
- [4]朱筱新.文物讲读历史[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
ZHU Xiao-xin. Cultural Relics Reflect History [M]. Beijing: Xueyuan Press, 2006.
- [5]钟漫天.中华鞋文化[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6.
ZHONG Man-tian. The Culture of Chinese Shoe [M]. Beijing: China Light Industry Press, 2016.
- [6]古诗文网.月令[EB/OL]. [2019-08-15]. https://so.gushiwen.org/guwen/bookv_3142.aspx.
- [7]骆崇骥.趣谈中华鞋史[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4: 16.
LUO Chong-qi. An Interesting History of Chinese Shoes[M]. Shanghai: Do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14.
- [8]李婕.足下生辉——鞋子图话[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LI Jie. The Glory of Shoes: Illustrated History of Shoes [M]. Tianjin: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3.
- [9]骆崇骥.中国历代鞋履研究与鉴赏[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7.
LUO Chong-qi. Study and Appreciation on Shoes in Chinese History [M]. Shanghai: Do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0]武琼琳,于伟东,周胜.基于新旧石器划分依据的断代及纺器的作用[J].服饰导刊,2018(6):4-9.
WU Qiong-lin, YU Wei-dong, ZHOU Sheng. Study on Division of History into Period and the Function of the Twisting Formed Tool based on the Division of the Paleolithic and Neolithic [J]. Fashion Guide, 2018(6):4-9.
- [11]斯蒂芬·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理论[M].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Stephen littlejohn. Theorie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M]. translated by SHI An-bin translate.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2]郑璐,李斌,江学为.中国帽子起源的研究[J].服饰导刊,2019(4): 1-9.
ZHENG Lu, LI Bin, JIANG Xue-wei. A Study on the Origin of Chinese Hats [J]. Fashion Guide, 2019(4):1-9.
- [13]李斌,杨振宇,李强.服装起源的再研究[J].丝绸,2018(9):98-105.
LI Bin, YANG Zhen-yu, LI Qiang, et al. A further study on the origin of clothing [J]. Journal of Silk, 2018(9):98-105.
- [14]陈琦.鞋履正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CHEN Qi. Legend of Shoe [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3.
- [15]冯泽民,刘海清.中西服装发展史[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
FENG Ze-Min, LIU Hai-Ching. Histor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lothing [M]. Beijing: China Textile & Apparel Press, 2008.
- [16]陈代光.中国历史地理[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Chen Dai-guang.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China [M]. Guangzhou: Guangdo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4.

(责任编辑:李强)